

7(2.7)1
5.6

新教育育學基礎

譯今易王 編主夫諾伊卡·A·И



書叢踐實與論理

新教育學基礎

教育學的對象和方法

教育學的對象是培養年輕的一代。

蘇維埃教育學乃是一種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條件下關於青年之共產主義教育的科學。

從人類社會存在的時候起已經發生的教育，不斷地在發展着，由一個歷史時代到另一歷史時代的改變着自己的性質、內容、方法和組織。爲了較正確瞭解什麼是教育，必須注意研究，那怕是簡括扼要地研究：教育在各個歷史階段的表現。

原始社會制度下的教育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勞動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在勞動過程中，教育也發展了。在原始社會制度下，當時社會是沒有階級的，還沒有學校和特別分化出來的教育者和教師。兒童、少年、男女青年，經由直接參加公社勞動、經由模仿和服從成年人來學習那時的生
活習慣；他們被捲入到例如打獵、捕魚或任何別種勞動裏面去，並在這種勞動實踐中獲得生活必需的習慣。

當然，除開勞動實踐之外，兒童也在遊戲中接受教育。從發生了宗教的時候起，宗教儀式也出現了，兒童參加宗教儀式，例如參加一個青年達到公社社員法定年齡所規定的儀式，也曾予兒童以巨大影響。

所有兒童在原始公社中都經歷一樣的生活教育。社會還是無階級的，因

而教育也是無階級的。

奴隸所有者社會中的教育 由於社會分成階級——奴隸所有者和奴隸，由於奴隸所有者社會的成立，教育已形成一種特殊職能，就是說，這時已出現專門的人、甚至專門的機構，開始從事教育事業。

教育在奴隸所有者社會中曾採取怎樣的性質，我們可以古希臘為例來加以研究。

在古代希臘（紀元前六世紀至四世紀），會形成兩種教育制度，即斯巴達的教育制度和雅典的教育制度。適應斯巴達的政治制度，奴隸所有者貴族①的兒童教育，必須服務於維持和鞏固這種貴族對奴隸和附屬土著居民的統治。貴族的兒童，從七歲起，在國家特設的一種兒童公共宿舍中受軍事教育，一個青年在這裏通過國家所規定的學習和訓練的各階段，就得住上二十

① Spartan 即斯巴達公社的全權成員。——譯者。

一年。給未來戰士和統治者以體育的訓練，養成他們的勇敢性質，培養他們絕對服從政府，善於搏鬥和戰勝，以及堅忍不拔，同時培養鄙視奴隸和體力勞動。對教授兒童軍樂和軍歌，尙武的和宗教的舞蹈，曾予以巨大的注意。

爲培養未來統治者鄙視奴隸起見，一種儘量壓抑奴隸的制度就造成了。

例如，爲了暗示『優良的』青年厭惡酗酒，便用酒將奴隸灌醉到完全失去人的面目，這樣表示給青年看。奴隸是未來的領主們軍事訓練的對象。在未來領主軍事教育的『考試年』，青年的斯巴達貴族，腰繫利劍、肩負乾糧袋，被派往全國各地擔任警務，在無權的希洛人①中間維持秩序。在預先研究了『敵人』的配置之後，青年人便得到命令：祕密襲擊希洛人並加以屠殺。這就是所謂『克里普提』②；它作爲考驗青年奴隸所有者戰鬪準備的手段。

希臘國家之一的斯巴達的統治階級，便是這樣來培養強悍的、堅忍的、效忠斯巴達的戰士，現存制度的保衛者。

在另一希臘國家，即雅典，就其教育的內容和外表組織說來，大大不同於斯巴達。

在奴隸所有者民主共和國比較複雜的條件下，在較諸斯巴達更高的經濟發展與一般文化水平的情形下，雅典統治階級認為單單軍事體育的培養是不夠的。

統治階級曾經不單是用軍事藝術、而且也用那樣的品質來武裝自己的青年，這些品質可以給予『生來自由的』希倫尼①人在知識發展和體育上以優越性。一個特別富裕的雅典社會的全權成員，準備成為武士和辯士；教育給

① Helots 斯巴達居民中被壓迫階層，和奴隸幾乎沒有區別，不過他們不屬於個別主人，而隸屬於整個斯巴達國家。——譯者。

② Cryptie 意即指暗害和殘酷殺戮。——譯者。

③ Hellene 古代希臘人自信是天神之子希倫的苗裔，因自稱希倫尼。——譯者。

他開拓一種可能，並各式各樣地消磨奴隸主所有的儘多的餘暇。

奴隸所有者的兒童，從七歲起，開始在各種學校裏接受教育：

體育——在爲幼年兒童而設的所謂角力場 (palestra) 和爲少年而設的體育場中進行教育。在角力場和體育場中，兒童和少年從事一定制度的軍事練習（遊戲、游泳、體操、跑步、擲鐵餅和投槍、駕馬車以及與軍事操練有關的跳舞）。體育場和角力場設在神聖小森林中，設在有空場可供跑步和操練的花園中，那裏有林蔭小徑和殿堂、有圓柱和神與英雄的雕像，人們便按這些神和英雄的名字來稱呼這些地方。

音樂教育——在提琴 ① 學校中，訓練樂器演奏、演劇藝術、歌唱。

智能教育——在文法學校中，訓練閱讀、寫信、計算。最後時期，教育在雅典獲得巨大發展：學校中開始教授詩歌、辯證法（辯論術）、修辭學（在

① cithara 古代希臘提琴的一種，七弦至十一弦。——譯者。

公共場所發表演說的藝術）、幾何與邏輯學。

道德教育——在雅典，在兒童和少年接受訓練的整個時期，學校極力培養他們這些道德品質，如守紀律、謙遜、勇敢、自制、自尊心；但同時教育他們鄙視體力勞動，並造成他們對待奴隸好像對待比牲畜沒有多大價值的下等動物一樣。

因此，雅典教育曾力圖將體育、智育、德育與美育結合起來。然而這種多方面的教育只是爲不多的少數居民、即爲奴隸所有者預備的，並且，按其內容說來，也是由這一統治階級（*eupatrides*）的利益決定的。

這樣，在古代希臘教育的例子上，我們可以看到，教育的目的、內容和組織直接依從於統治階級的要求。

封建社會的教育——在中世紀封建社會，曾形成世俗封建主兒童和僧侶兒童相異的教育制度。青年騎士的學校就是領主的邸宅。從七歲到十四歲，未

來的騎士經過騎士訓練和騎士服役的低級階段，在封建主妻室身邊執行近侍的義務。一個年青封建主，住在城堡裏，履行若干義務，參與各種盛會，由於在騎士邸宅中的長期訓練，精通了騎士的舉止動靜、宮廷的虛飾、世俗的風尚和農奴制擁護者的道德；鄙視體力勞動和農奴，信仰宗教，效忠君主等等。當侍童做滿了十四歲，便授予他一把劍，他在祭壇前面，由牧師禱告來接受這把劍。從這時起，開始了騎士教育的第二個階段——履行封建主侍從的義務。在這一階段上，一個少年必須證明自己勇敢、忠誠並善於完成騎士的功勳。如果他在這一點上成功了，那麼二十一歲時，他便在盛會上被宣佈為騎士。

騎士教育的綱領歸結為掌握『七項騎士美德』：會騎馬、游泳、投槍、擊劍、打獵、奕棋、作詩和吟詩，祝頌自己的領主和『意中人』。由於行政管理上的需要，某些普通教育知識對於世俗領主是必須具備的，因此便出現了

大領主邸宅中的等級學校。

爲了培養僧侶，便設立一種附屬於教會的學校。在這些學校裏，教育和訓練的目的是針對着培育對神和教會的溫順與服從，順從僧侶的和世俗的政權，宣傳壓制慾望（禁慾 asceticism）。宗教是使羣衆服從僧侶和世俗封建主統治的有力工具。哲學也和一般科學一樣，是神學的從僕。煩瑣哲學（scholasticism）曾盛極一時。學校充當了宗教教育的執行者。

因此，騎士教育和教會教育的目的是鞏固封建制度。

在封建主義時代，社會制度會有身份等級的性質。在土地所有者的封建主階級內，世俗貴族或騎士，構成了特殊的等級，不許出身於其他社會階層的人參加到他們的圈子裏面去。貴族的地位，僅按繼承制、連同土地、城堡和農奴一道傳授。

僧侶階級是中世紀的第二個等級。世俗的和僧侶的封建主是由共同的階

級利益聯系的。僧侶封建主的孩子成了宗教的服役者。

農奴化的農民之狀況是很艱難的。在封建社會中，壓倒多數的農民孩子不會在學校裏受教育；他們在土地上的勞動過程中受生活習慣的訓練，同時遭受殘酷的剝削；只有其中不多一些孩子在教會附設的學校裏讀書。

手工業者和商人的孩子也能在教會學校中受教育。隨着這些階層在社會生活中日益獲得重大意義，他們曾做到了使教會學校適應他們的需要，而隨後（八世紀至十四世紀）開始在城市中開辦收費的行會學校和基爾特（商人的）學校。最後這些學校便被併入由市自治維持的市立學校了。在這種學校裏，很注意尺牘和計算，以適應業務來往的需要。可是，當然這裏也講授神學，而許多地方是由教會強大勢力所決定的。

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 與十五至十六世紀的偉大發現和發明有關的商業和工業的發展，加強了新興階級——資產階級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教育的

脫離生活、脫離實際需要，訓練的煩瑣性，已經不能滿足新的正在上升的階級。教育的身份等級性也不能使它滿意。

科學和技術的發展、社會生活的複雜化，引起資本主義社會中需要有學識的人，能够管理生產、貿易和國家機關。於是資產階級和貴族也就開始在特權學校中培養自己的孩子擔任未來統治者的這種事業，在這種學校中給予學生的普通的中等教育，並由此打開進入高等學校之門。這第一是古典中學（在某些國家是高級中學[Gymnasee]），這兒主要的講授科目是古文、文學、歷史、物理和數學，第二是實科中學，這兒自然——數學的教育課程佔優勢。這些學校要收很高的學費，維持一個學生讀書，需要很大一筆開支，因此這些學校即使表面上大門也對人民的孩子開着，事實上只有統治階級的兒童才進得起。

作為一種歷史的必然性，在工人羣衆壓力下，普遍的初等教育便先進

的資產階級國家付諸實施，這乃是國民教育發展上重大的進步。然而這種教育的水平是非常之低的。

國民學校在資本主義國家的任務，是給勞動者孩子以初步的識字，以及那些基礎知識的教育，沒有這些基礎知識，現代工業企業中的工人和現代農業中的農人便不可能進行順利的生產勞動。

這種學校的另一相當重要任務是訓練學生服從、守紀律、灌輸他們資產階級的道德。

這樣，在資本主義國家顯然出現基本上兩種學校教育的體系：一種體系就是為勞動者孩子預定的所謂『基礎教育』；它通常是由初級小學、高級小學、低級與中級職業學校組成的，在這些學校畢業後不得再受普通中等和高等教育；另一種授予較高深和系統知識而由普通教育的中等和高等學校構成的體系，是為統治階級的孩子設備的。

資產階級學校體系的二重性又在另一方面表現出來：對於宗主國和住在殖民地的歐洲人，存在着一種學校體系；對於殖民地人民，有着另外一種大大降低的學校體系。（現時印度百分之九十二的人口不識字的這一事實，豈不是大不列顛殖民地政策的結果。）

資本主義社會中學校的階級性，非但為學校的體系（學校的類型）所決定，而且也為學校的整個組織、學校工作的內容（教學計劃、課程、課本）、教學工作方法和學校的一切教育活動所決定。

革命前俄國的學校體系，在十九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當農奴制沒落而資本主義瘋狂發展時，基本上已經複雜化，當時曾具有資產階級——農奴制的二重性。除開法律上人人可進的階級學校（大部份中學，實科和商業學校）之外，還存在有封建殘餘的等級學校（陸軍幼年學校、只收軍官和貴族子弟，名門閨秀學校，為牧師女兒設立的教區學校，僧侶學校和兒童、少年的

神學校、這些兒童和少年的父親則屬於僧侶階級）。

沙俄的一個特徵，是給羣衆預備的初等教育之極度落後。同時，中學在訓練年數上、教學計劃和課程上完全保持歐洲國家的學校水平，初等學校有三年課程（只有在少數地方是四年課程）。此外就有半數的俄國初等學校是教區學校。

基礎教育制度並未給勞動者孩子有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可能。這方面的阻礙是各類學校在教學計劃上、課程上缺乏一致性以及中等和高等學校的高額學費。

非俄羅斯民族的學校（特別是東方民族的學校），被沙皇專制制度有意壓抑到更低的水平。

婦女教育曾受到很大的限制。女子中學大多數是七級的（男子中學是八級）。女子中學中的大批課程會較男子中學的課程爲低。大學和高等技術學

校是不收婦女的。

教育領域中資產階級遺產的總評價 在說明資產階級所給予人民的孩子以那種培養和教育時，恩格斯說道：『如果資產階級給他們活着，只是因為這對資產階級是必要的，那麼如果資產階級給他們以教育也只是因為這是爲了資產階級的利益，那就不應奇怪了。』^①

資產階級學校中教育的整個內容，爲資產階級道德的精神所貫串。然而，由於資本主義社會中學校網擴大了，新型學校建立起來了，教育變得更加多方面了，——這裏對於改善教育事業，曾經作了許多事。大思想家和事業家出現了，他們在教育方面表現了對自己時代說來是先進的民主思想，例如柯梅斯基②——『大教授論』(Didactica Magna)的創立者、以本族語言推行普通義務教育思想的第一個啓示人，實物教學的擁護者：盧梭 (Rousseau 十八世紀)——愛彌兒的作者，主張人權、主張兒童獨立、主張教育

使兒童自然發展的熱情戰士；裴斯泰洛齊（Heinrich Pestalozzi）十八至十九世紀）——兒童體力、智力和道德力之全面內在發展思想的擁護者，基礎教授法體系的創造者，一個畢生獻身為兒童和他人服務的人。

在資本主義社會，學校也在長期實踐經驗過程中為零碎研究出來的、經過考驗的教授法所豐富了。

俄國民主主義教育學的最偉大代表們，曾帶給教育科學特別巨大的貢獻。羅曼諾索夫（M. Lomnosov 一七一——一六五）、貝茨基（Betky）、羅維柯夫（Novikov）、拉第舍夫（A. Radischev，一七四九——一八一〇）的著作，特別是十九世紀偉大俄國思想家和教育家：伯林斯基、赫爾岑、庇

① 馬恩全集第三卷四〇二頁。

② Johann Amos Komensky 又名 Comenius（一五九二——一六七〇）波希米亞教育家。——譯者。